

# 孔子的泗水

李青松



本构不成岭，不过是个小丘。丘上立了一块石碑——“子在川上处”。

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就是指这里吗？答曰：“然”。孔子这句话，说的是时间若流水一般，汨汨流淌，奔腾不息。他告诫我们，时间是宝贵的，要珍惜时间，珍惜自己的年华。石碑的背面，题刻的是乾隆皇帝的诗文。乾隆东巡南巡，来泉林就有9次，而且每次来泉林必到“子在川上处”。乾隆敬仰孔子是一方面，内心深处也许还有某种隐秘的东西不便言说吧。

陪尾之山，泗水出焉。陪尾是泰山余脉之尾部的一个小山。实际上，它是地理板块的交汇点，是地壳裂缝的漏口，更是泰山群落和蒙山群落双重挤压下深藏在地壳里的一个水窝子。

憋得嗷嗷叫的地下水窝子释放自己能量的形式即是群泉喷涌，陪尾山是泗水发源地，是无可争议的了。

那日，我与当地朋友察水脉，观流向，访闸口，辨碑文，考史料，在笔记本上录下这样一段文字：“陪尾之麓，泉布若林，或从地涌，或从旁溢，戛玉敲金，滔滔奔涌，蛟龙吐沫，五步成溪，百步成河，奔腾万里，终始天地。”

再探，陪尾山阴面有湖，谓之“漏泽”，亦谓之“雷泽”。有文字记载，此处春夏成湖，至秋，地窍自开，隆隆之，轰轰然，湖响如滚雷，三日后湖水漏净。甚奇也。

又探得，陪尾山下有一庙，即泉林寺。寺之左右，泉有数十，喷涌灌溉，合而成流。河流经下城，有桥跨之，名曰“卞桥”。桥之南，有泉二十一眼，北流入泗。桥之西北，有泉十三，而南流入泗。“那条河叫什么？”站在卞桥上，我指着远方泛着亮光、蜿蜒流入泗河的那条河问道。“那就是洙水呀！”当地朋友平静地说。“洙泗洙泗，原来洙水就在这里呀！”我一下兴奋起来。

洙泗二水异源而同流，流着流着，忽地一下分开，分开之后左旋右转，又缠缠绵绵地合在一起，如此，从东往西，反反复复，合焉分焉，分焉合焉。洙水流至曲阜，径从孔子墓前而过，可泗水呢，在此颇费心思，闪身腾挪绕其背后而行。所谓“圣人门前倒流水”，即是指洙水和泗水在此处的流向吧。

为什么叫“洙泗”而不叫“泗洙”呢？望着二河的流向，我顿悟了：流经圣地曲阜时，洙水在南，泗水在北。就流向而言，南在左，北在右，排位次序当然是先左后右，故曰“洙泗”，而非“泗洙”。尽管流过孔林之后，洙水与泗水聚而合之，总谓之泗水。泗水，汨汨滔滔。然而，水是水，水亦非水了。

## 三

曾经有个时期，由于乱挖滥掘，伤了地下泉眼，伤了泉林的水脉和元气，仅仅几年时间，泉林水面急剧下降，往南流的水流渐渐衰竭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泗水县大兴养殖之风，泉林的主要水面都被承包出去，用于放养虹鳟鱼了。泉林的水因投放饲料而被严重污染。一些泉眼也被淤滞堵塞。经过一番论证，泉林人痛定思痛，将养殖户清

理出去，把泉林还给了泉林。

在泉林，我见到一位腰间挂一串钥匙、脸膛黝黑的长者，他能熟背三百多首古诗，手里拿着一个喇叭，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泉林的历史和文化。他叫吴春盈。

吴春盈是泉林村村民，生于1956年。他家除了在泉林对面开了个小照相馆，泗水岸边还有两亩地，种了小麦和蔬菜，地头地角全部种上杨树。他从小在泉林边长大，见证了陪尾山和泉林的变化。早年，陪尾山高度不是现在的高度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附近搞开发取石取土，陪尾山被生生削掉了6米。吴春盈看着陪尾山一天比一天变矮，心如刀割，自己也变瘦了。

若干年前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把自己经营的小照相馆交给儿子打理，自愿当上了泉林义务守护人，兼义务讲解员。他对那些破坏陪尾山和泉林的行为，坚决说不。

每天的大部分时间，吴春盈都是在泉林里巡视，泉林里的泉熟悉他了，泉林里的树熟悉他了，泉林里的石头熟悉他了，泉林里的松鼠熟悉他了，泉林里的鸟熟悉他了。他的心属于泉林了。吴春盈说：“只要一天不来泉林，心里就闹得慌！”

泗水，一为县域概念，一为流域概念。泗水在历史上曾是淮河最大的支流，流经鲁皖苏三省，长400公里，流域面积8万平方公里。后来，强悍的黄河夺泗入淮，霸占了淮河河道。泗水呢，以其不争的韧性，用时间创造出了昭阳湖、独山湖、微山湖和南阳湖。此四湖是泗水的另一种存在形式。

然而，泗水毕竟被劫走了长度，泗水还是当年的泗水吗？

明朝之后，泗水改名泗河。我不知道，水与河有什么区别，也不知道它的流向是否发生了改变。但今天，泗水主要指县域而言，而不是那条河流了。那是一条多么辉煌而又颇具盛名的河呀！

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。”白居易的诗句，准确道出了泗水终点的位置。如今，在安徽、江苏等广大地域，作为河流的泗水已经彻底消失了。但是，那些至今闪闪发亮并充盈着水的地名，诸如泗县、泗洪、泗阳、泗州、泗口等等，无不浸润着泗水的基因和儒学文脉的特征。

泗水，还活着啊！

## 四

孔子乐水乐山，也乐木。孔子一生种过很多树。在泗水，在曲阜，至今存有他种的树，或银杏，或松柏，或黄连木。2500多年过去了，那时的人、那时的马牛羊、那时的屋宇城池已经一个也不在了。虽然泗水还在流，但泗水里的鱼，也不是那时的鱼了。然而，孔子种的树还在。

在泗水县城南面的安山寺，就有一株古银杏，相传是孔子所种，树高22米，胸围8米，冠幅400平方米。历经沧桑，已有2500年的树龄了。树下立有一块石碑，上书：“孔子手植树”。思其人，爱其树。

若干年前，此树出现病态。泗水县林业部门立即请专家进行会诊，制定方案，采取了救助措施，终于让那株古银杏复壮，并重新发芽长叶，重现勃勃生机。在泗水县

期间，我特意去拜谒了那株古银杏。在树下，我感受到了某种奇异的东西存在于古树的周围。那种东西与土壤、空气、风雨、鸟语、蝉鸣以及星辰日月相牵相连，气脉相通。我确信，一株古树就是一个世界，一株古树就是一部自然编年史。

我不能不去曲阜拜谒孔林。曲者，弯也；阜者，高地也。曲阜，泗水拐弯处的高地之意。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表达思念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曲阜墓地种树。由于弟子众多，树就种越多，以“百数，皆异种”，那些树很快成林，被称作孔林。

如今，孔林里有4万多株树了，其中树龄超过千年的就有近万株。孔林里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，獾子、黄鼬、刺猬、斑鸠、白鹳、灰喜鹊、环颈雉等出没林间，松鼠拖着尾巴，在树枝上跳跃弹蹿。夜晚，猫头鹰悄无声息地站在枯树干上，发现老鼠露头，双爪下去，抓起老鼠就迅速飞走。

孔林地面上生长着成片的蓍草，或开白花，或开紫花，能驱虫防病，能果腹充饥。古时候，蓍草是占卜用的材料。蓍草虽然是草，但可以活上千年，能长三百多条草茎。子路曾经问过孔子，为什么要用这东西做占卜材料呢？孔子回答：“蓍之为言耆也。老人历年多，更事久，事能尽知也。”

蘑菇和灵芝也遍布孔林林荫下，以及枯木上。也许是人们基于对孔子的爱戴和尊重吧，那些蘑菇和灵芝，从无无人采摘，任凭鸟类及各种野生动物享用。

当地朋友说，他们为每一株古树都建立了档案，图表卡一应俱全，所有古树的信息都存入了数据库。他们还对一些古树进行基因取样，在研究分析的同时，进行优化组合培育，目前已经繁育出抗性品质好的树种。我竖起大拇指，为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点赞！

春光融融的一日，我走进位于泗水南岸的曲阜实验中学。这里离曲阜孔子学堂仅一公里。校园里最显著的标志，就是孔子的雕像。在“采芹园”里，每一株树木都有挂牌介绍。引起我注意的是那株楷树，在当地，把“楷”读作“皆”，此树耐干旱耐瘠薄，抗污染，耐烟尘，病虫害少。树干疏而不屈，刚直挺拔。楷树自古就是尊师重教的象征。

教室的上空，伴着读书声，一只喜鹊飞来，喳喳叫了几声，盘旋一圈后，落于那株楷树枝头。它东看看，西望望，然后，尾巴翘了翘，抖抖翅膀朝着泗水的方向飞走了。

泗水流域是“圣源”之地，儒家圣人，包括至圣孔子、亚圣孟子、复圣颜子、宗圣曾子、述圣子思子和圣柳下惠以及仲子等诸多儒家先贤都出生在泗水流域。据说，孔门弟子“七十二贤”中，就有六十人是生长和活跃于泗水流域。在地理上，它是一个灵动的流域，更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。它的自我净化、自我修复能力都是惊人的。它每时每刻都处在动态变化中，它涵养着生命，也创造着生命。

春秋时期，孔子在“洙泗之间”讲学授徒，周游列国，后人遂以“洙泗”代指儒家学说。泗水流域产生了中国最为璀璨夺目的儒家文化，并以自身的不断交融、创新和升华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寻根溯源，文脉流长，绵延不绝。故此，泗水又被西方人称为“东方圣河”。

孔子的思想，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。泗水，究竟给了孔子怎样的力量？早先的泗水流向先是“倒流”，再旋转过流，由东往西，再偏西南，忽地一下又向正南，继而再转向东南，注入淮河，再注入长江，最后注入大海。自然之道，无终穷也。

是的，这是孔子的泗水，这是先贤们的泗水，这是泗人的泗水。

是的，这是我们的泗水。

多年前我刚到美国时，落脚在一个南方小镇，至今难忘的是小镇上一些善良的普通人。

那是一个夏天，早上醒来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。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小城平时干旱，下雨就成涝。积水挡住了我的车，我不得不停下来。不远处的教堂旁边有一个空旷的停车场，我把车子停在那里，然后被教堂的钟声吸引。

走进教堂，前厅有一张长条案，摆着一座四四方方的欧式老钟，一摇一摆，像被雨声催眠了似的，走得更慢更轻了。旁边几叠红红绿绿的纸。条案的另一头，坐着一个女人，穿着南方女人常穿的花布连衣裙，正在打字。

“我可以帮到你什么吗？”她和蔼地问，递过来一个簿册，上面有来客的电话和来访要点。我不好意思说是来躲雨的。我接过她递过来的一支笔，写下了我自己的愿望：“我要学英语”。

就这样，我见到了贝丝，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。她体态微胖，大约六七十岁，白皮肤，略施薄粉，穿着南方式样的碎花裙子。她不爱说话，甚至不苟言笑，这使我有手足无措。

我跟随她走进一间屋子。她肥胖的身子费力地挤进了一张带靠背的小椅子上，我也坐在了另一张椅子上。又站起来，取出我的录音机，并且寻找电插头，我爬到一张矮桌下面，终于找到电插头。贝丝也来帮我，忙了半天，课还没开始，我俩已经折腾出微汗了。

我们彼此相视一笑。看得出来，她比我还紧张。“好吧，我们开始吧。”贝丝说。一切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她接下来第二句话竟是：“我教你什么呢？”她说她不是谦虚，她真的不会教学生。她解释说，我并不是老师，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，没上班，也没有教过学生，我只是教会派来的“英语辅导员”。

我愣在了那里，环视一周，我发现这间房间有点像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》里的房间，所有的桌椅都很矮，原来这是教会的儿童活动室。我随手抽出小书架上的一本书，封面上有一只小白兔，我递给她说：“你就教我这本书吧！”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我成了她的“陪练”。等到45分钟后，下课了。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、90后从小开始学英语，幸运地乘上了能够学习英语的这一班列车，所以他们能把握机会，让自己更具竞争性。而我们这代人，读的是俄语或日语，当时我没计划出国也没想学英语，直到出了国，成了“陪读”，仓促中来不及准备，就一头扎进打工赚钱养家的重压劳动中。语言的先天不足，使我们这些人在出国潮中的竞争力很差。

那时我没有钱读书，又不会英语，只能白天打工，晚上在图书馆读书，因为图书馆里有书有明亮的灯光，更重要的是有空调。我有时读得累了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甚至闭馆后被锁在了里面不出来。我一周两次跟着贝丝学英语，学了好几个月，还是什么都不懂。可我不好意思放弃，于是就跟她“泡”，想把她泡走，可她看上去很笃定，似乎不知道自己的“谋划”。后来她说，我知道你不会，一个字也听不懂，但我也没办法，我只有把你扔进水里，让你在英语里面游泳。我听了哭笑不得。

她用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看着我说，你不要怕，大人不如小孩子进步快，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张口。你要多说多练，而我的作用说白了就是“陪练”。学英语主要靠自己，就像摔跤运动员，他的教练不一定比他更好，但一定是让他不要倒下的那个人。我听了心里一热，一股暖流涌上来，鼻子酸酸的。她确实是不让我倒下的那个人。

有一次，贝丝突然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，我能有什么打算呢？我嘴里动了一动，一个字也没敢说出来。我心里想，我的英语就是幼儿园水平啊。但贝丝很笃定地说，你应该有理想，并去实现它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贝丝突然说，我不能再教你了，你知道了，我哪里是什么老师？我的水平已经教不了你了。你应该去读真正的大学。

就这样，一开始我带着忐忑的心情，遇到了一个不会教书的老师，后来她的认真激发了我的认真。她鼓励我有个目标，潜心一志完成自己想做的事。于是我上了成人教育班，又上了大学办的英语函授班。我到了纽约，读完了大学，最终成为了一名服装设计师。人之所以不断成长，除了努力与积累之外，因缘际会和别人的支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很幸运，在遥远的美国南方小镇，在人生低谷中，身边出现了像贝丝这样纯朴善良的人。

我跟贝丝结缘是在雨天，告别的那天，也在下雨。我们沉默着，静静地喝着饮料，静静地赏雨。窗外庭院深深，草木欣欣向荣。贝丝在我的饮料里加了冰块和一球冰淇淋。她不喝饮料，只在白水里加了冰块和一片柠檬。冰块在水里发出快乐的滋滋声，与屋檐掉下的雨滴融为一体。小雨隐隐约约地飘落，绵绵密密，微细至无声，有一种看似无形的力量。贝丝的性格就如水一样静默醇厚。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”。水，为至善至柔，与人无争却又容纳万物；水，微则无声，巨则汹涌。

忽然，一阵大雨骤降，好似哗啦一声，向着我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。



雨  
中  
曲  
南  
希  
(美  
国)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此川是何川？泗水也。——题记

## 一

水与山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

孔丘，因山得名。而山，则涵养了水源，也涵养了文脉。

尼山，是孔子的出生地。尼山位于泗水、曲阜和邹城三县交界处，南临尼山水库——孔子湖，东濒泗水支流沂河。尼山共有大小山头23座，高峰5座，排峰连峙。主峰345米，傲居其中。其实，这个高度，同那些险峰峻岭相比，也算不得高。然而，山与山的差别仅仅是高度吗？

孔子说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此言道出了孔子对山水的认识，对自然的感悟；也道出了孔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。

他教导自己的学生：“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”。捕鱼的时候，尽量用鱼钩钓鱼，而不用网眼细密的网捕鱼；射猎的时候，不要射猎夜宿或者孵化期的鸟，对野生动物要心怀慈爱，不可乱捕滥杀，不可影响鱼类和鸟类的正常繁衍。

孔子的思想核心，归结到一个字，就是“仁”。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，建立了儒家思想体系。他设坛办学，招收生徒，一生教出的学生共有三千余人。孔子讲学游学活动主要在泗水与洙水之间广大地域，他的生徒毕业后也主要在这一带或做官，或经商，或做谋士，或办实业，或传道解惑。

“仁”是个象形字，从人从二。也就是说，“仁”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是在二人并存的情况下，人对人的态度和行为。“仁”，就是施人以德，施人以善，施人以爱。仁即是爱人。扩展开来，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如此。孔子主张“中庸”之道，主张“和为贵”，这就是一种世界观，也是一种方法论。

“中庸”不是折中与调和，而是指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，要做到适度，恰如其分，从而达到“和”的境界。其实，“和”就是一种平衡，人与人的关系需要“和”，人与自然的关也需要“和”。孔子提出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自然面前，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，排除自己固有的成见，敬畏自然，尊重自然。

我在尼山脚下住过两个晚上，此处安静至极。在这里，我的举手投足，都是谨慎谦卑的，不敢有丝毫造次。徜徉于尼山水库岸边，凝望池中碧水，我不觉陷入久久的沉思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，孔子意味着什么？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在哪里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水的关系呢？

当地一位朋友告诉我：“这个水库也叫孔子湖，湖水源于东蒙山，水出湖，便流入泗河了。”“泗河就是古时候的泗水吗？”我睁大眼睛问。正是。明朝以后就被唤作泗河了。”他平静地回答。“源头在哪里？”“在泗水县陪尾山的泉林。”“好嘛！去泉林看看！”我要从尼山出发，去泗水流经的地方寻访孔子与水的故事了。

## 二

唧呀——！我不禁不住惊叹起来。

何谓泗？泗者，水从四。泗水源于四泉。四泉涌作泗水源。哪四道泉呢？一曰钧突泉，二曰红石泉，三曰洗钵泉，四曰响水泉。此四泉全在陪尾山下。

我终于登上了陪尾山的高处，环顾之，陪尾山处处皆泉，堪云棋布星列。泉水最胜者为响水泉，次之钧突泉，次之黑虎泉，次之红石泉，亦有淘米泉、双晴泉、甘露泉、珍珠泉、石缝泉等等，统称海岱名川。

海者，乃渤海也；岱者，泰山也。海岱就是指齐鲁大地。泰山之阳，谓之鲁；泰山之阴，谓之齐。齐鲁是今天山东的代称。

泗水县城往东50里，即是陪尾山了。陪尾山，当地人称铁石岭，其实，根

从古今，图书馆都是书籍保存或出借的地方，可是有一天，音乐也走入图书馆，像它在音乐厅或歌剧院里的表现一样，让整个图书馆变得灵动。

有一天，一个朋友邀请我到温州图书馆开一场音乐分享会。这座白色建筑我了解不多，记得第一次去是在阅览室里翻阅音乐杂志，惊叹于它阔大的空间和丰富的藏书，仿佛就在昨日。那次的在六楼音乐会客厅，一个雅致的小厅，十几张舒适的皮沙发，木制隔音板，一套德国MBL音响设备，那场音乐分享会叫《音乐会——古典漫步》，我讲了3位最喜欢的音乐家：莫扎特、布鲁克纳和瓦格纳。

音乐家中没有“最”，只有“更”。此时，此刻，你在听谁的音乐？我正在听布鲁克纳《第四交响曲》，我在音乐分享会上曾多次提及他，正儿八经作为专题却一次也没有。是我不喜欢吗？我会把“喜欢”这个词献给马勒，从2021年1月到次年2月，我在温州图书馆连做了7场马勒讲座，可见我是多么热爱他。一位和我同城的朋友，听说我在温州有音乐讲座，欣然赶来，连听两场。图书馆音乐会有了直播后她再次热情高涨，疫情期间在家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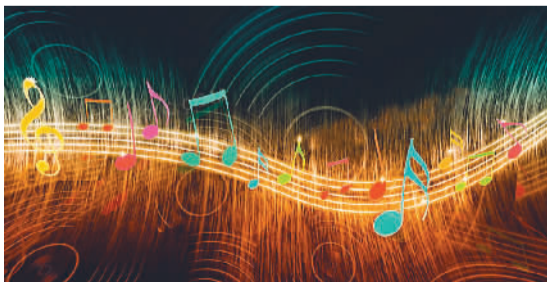
# 音乐图书馆

郑亚洪

守着一个大屏幕观看《春天去看波莱罗》，认真地做了视听笔记。有一位乐迷，是温州市区人，知道我在图书馆开讲座，每次都赶来听。一位退休前是法语老师的听众更狂热，好几次拎着拉杆箱从动车站下来直奔音乐会现场。去年正月初四是这样，今年大年初二也是这样，她让我想起从前只身一人坐动车去上海听音乐会的事儿，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。我讲马勒《第五交响曲》，一位好友专程从北京坐飞机来温聆听，这也是她非常喜欢的一首交响曲。有一家人，每次拍下美美的照片，记录音乐时光；还有一对重庆的夫妇选一个雨天听马勒，因为有一次在城北的山上我用车里的马勒震撼了他们……

音乐让人动情、落泪。为什么是马勒？这么多音乐家中只有马勒击中你的痛

点：爱，真诚与背叛。那天我开车去温州，在车里播放马勒《第四交响曲》，绵长而哀婉的抒情乐章滑过地下车库的空间，直到它填满我。我去音乐会现场，第一选择是交响曲，所以马勒正合我意，那些动辄长达七八十分钟、一个乐章在30分钟以上的交响曲很能考验听众的耐性，如果没有完整地欣赏一首交响曲或一个乐章，你很难被触动。这就是我们说的文本欣赏，培养听众的审美能力也从这里开始。许多交响曲你都是第一次听到，之前你不知道单簧管代表什么，长笛又有什么含义。为什么这里的弦乐突然减弱下去？你无需了解很多，只要你去聆听。《最·马勒》播放的马勒《第二交响曲》就像声音隆起的一个穹顶，吸纳了悲伤，给予了复活。



《大地之歌》让我长时间迷醉。马勒从中国古典诗歌里汲取了灵感，用西方交响乐的形式回赠东方，它是一部交响曲，却用歌的形式唱出。那天，我采用聆听与朗诵的方式讲解。很多人没有座位只能在厅外站着听，优美的唱腔，高低起伏的弦乐一下子揪住了他们。音乐就是这样，一旦接近它的本质，它们就变得崇高和真实起来。从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开始，一位听众每次都带她的女儿一起来听，一场没落下。于她，音乐就是新生，马勒就是复活。我的一位诗人朋友也在现场，音乐会后他哭了，哭的不是他一人，很多朋友都流泪了。

每次来到温州图书馆，我想我应该为它带来点什么？音乐。就像谜一样，抽象，又虚无。或许，我们捕捉的只是一首歌的瞬间。